

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  
翟志成教授

记得去年仲夏，我由台北乘搭客机飞往北京。我邻近的座位上，刚好坐满了台南往大陆进香团的团员。飞行途中碰到乱流，飞机左摇右摆，忽上忽下，剧烈地颠簸晃动着，好像马上就要出事了。机上的许多乘客被吓得脸如土色，惊叫连连，小孩子更是高声哭喊，场面极为惶悚慌乱。突然，进香团不知何人带头口宣佛号：「佛祖慈悲」！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」！紧接着全团同声齐诵〈大悲咒〉：「南无喝囉怛那哆囉夜耶（皈依礼敬十方无尽佛、法、僧三宝）、南无阿唎耶、婆卢羯帝钵钵唎耶、菩提薩埵婆耶、摩诃薩埵婆耶（皈依礼敬净洁的圣者，自在观世音菩萨，远离恶法）、摩诃迦卢尼迦耶（虔敬接存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）……」团员们在诵经声中，原先的惶恐焦虑，化作了镇静祥和，而客机也在诵经声中，终于穿越了乱流，又开始了平平稳稳的飞翔。

我不是佛教徒，我对佛典的研读，纯粹是缘于自己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的专业兴趣。正因如此，我欠缺进香团团友的福缘和慧根，无法如同他们一样，坚信飞出乱流是缘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和救赎。但我却有幸目睹了佛门的「慈悲」，对其信仰者所产生的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。佛门视一切众生如生母之于赤子，所谓「慈」，即保之、育之、成之、全之，竭尽所能予以快乐和幸福；所谓「悲」，即亲之、爱之、怜之、悯之，千方百计解其危而拔其苦。《涅槃经》把「慈悲」分为「生缘慈悲」、「法缘慈悲」和「无缘慈悲」三个等级，又称为「小悲」、「中悲」和「大悲」。由「无分别心而起的绝对平等」的「大悲」，是专属

于佛祖和观音菩萨的；由「开悟诸法无我」而萌发的「中悲」，是专属于阿罗汉及初地以上菩萨的；而视人如己，以同理心苦人之苦乐人之乐的「小悲」，是属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或「凡夫」。悲虽云小，但要完全做到却又谈何容易。

「慈悲」是佛门的根本大法，是故「慈悲」恒被视同「佛性」，「慈悲心」又称为「大乘菩提心」或「佛心」。佛家相信人人都有「慈悲」之本性或「佛性」，「慈悲」之本心或「佛心」，而如果人人都能把自己生而俱有的「慈悲」之心充份发挥到极至，人人便都能修成菩萨，甚至立地成佛。「慈悲」在儒家的义理系统中，便等同于「仁」。孔子便曾以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」来界定「仁」。孟子也曾以任何人目睹「孺子入井」所不能不有的「怵惕惻隐」之情，来指点「仁心」，并以「思天下之民、匹夫匹妇，有不被尧舜之泽者，若己推而内之沟中」，来标识「仁心」的充量发挥。这说明了儒家的「仁」与佛家的「慈悲」，只不过是异名而同实；也说明了佛家和儒家的义理，在最高的层次是相通的，甚至是相同的。难怪宋代理学大师陆象山，会有「东海圣人」（孔子）和「西海圣人」（释迦牟尼）究其实是「心同」兼「理同」的感悟。职是之故，无论你是佛教徒也好，儒者也罢，只要能遵循自己的「慈悲心」或「仁心」的指引，以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」的无畏，「人饥己饥，人溺己溺」的同情，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」的奉献，时时刻刻都把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最好，你便有可能成为释家的菩萨/佛，成为儒门的圣贤。